

《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与接受

伏涤修

摘要:《金瓶梅词话》中援引提及西厢剧曲剧名、人物名、曲牌曲词、情节的地方达三十多处,分散在全书的二十多回中,援引频率极高、援引形式多种多样。《词话》中援引、指称的西厢剧曲文字极少数为李日华《南西厢记》,绝大多数为《北西厢记》。《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化用一方面在艺术把握上极为自然妥贴,另一方面也常常表现出比类不当、庸俗发挥的不足,显示出作者淫褻化观照《西厢记》的趋俗趋恶眼光。

关键词:《金瓶梅词话》;《西厢记》;关系;考辨;评价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8)06-0039-06

关于《金瓶梅词话》对元杂剧《西厢记》^①的援引或者说元杂剧《西厢记》对《金瓶梅词话》的影响,蔡敦勇、蒋星煜、卜键、徐大军等先生均作过探讨,各位先生的研究各有侧重,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仍有进一步梳理和研究的必要。《金瓶梅词话》中提及、援引的西厢剧曲主要是来自王实甫的元杂剧,也有的来自明初李日华的改本戏文《南西厢记》;《金瓶梅词话》对元杂剧《西厢记》的援引、接受虽然许多地方极为自然、深合语境,但也常常出现不当比类、损害《西厢记》人物品性的情形。本文力图对《金瓶梅词话》援引指称南北《西厢记》的情况作文献学的梳理,同时也对《金瓶梅词话》援引接受《西厢记》的当与不当进行价值评判,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教正。

一、《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频率非常之高,援引形式多种多样。

《金瓶梅词话》中援引提及的戏曲剧作共有 20 多种,而以《西厢记》为最,小说中直接提到西厢剧曲剧名、人物名、曲牌曲词、情节的地方达 30 多处,分散在全书的 20 多回中。《词话》除了第七十四回中【宜春令】等六支曲子来自于李日华《南西厢记》外,其他之处援引、提及的西厢剧曲演唱则为王实甫《北西厢记》(理由本文将论及),至于《词话》对西厢剧曲人物与情节的称引、化用虽不能完全坐实一定来自《北西厢记》,但考虑到《北西厢记》的影响远大于《南西厢记》,《南西厢记》本身也是受《北西厢记》影响而产生的改调歌唱之作,故我们仍可认为它们是直接、间接地来自于《北西厢记》。下面把《金瓶梅词话》所涉《北西厢记》的相关文字列举出来,从表格可以清楚地看出,《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指称频率特别高^②。

《金瓶梅词话》中有关《西厢记》资料^③

《金瓶梅词话》援引、指称《西厢记》的文字	援引、指称说明
第二回:(西门庆)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	写潘金莲初见西门庆时她眼中的西门庆形象,以张生和晋代美男子潘

①本文中凡称为《西厢记》的均指王实甫之作,有时将王实甫之作称为元杂剧《西厢记》、《西厢记》杂剧或《北西厢记》以示与李日华之作相区别,李日华的改本戏文《西厢记》则一律称为《南西厢记》或《李西厢》。

②表中所列不包括《词话》第七十四回可确指为李日华《南西厢记》的内容,但包括字面上难以确指为南北何种《西厢记》的称引。

③表中所引《金瓶梅词话》为香港梦梅馆印行本(梅节校订,陈诏、黄霖注释);《西厢记》为凌濛初校本。

收稿日期:2008-8-29

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2007 年度资助课题(古委会 0756)。

作者简介:伏涤修(1963-),江苏徐州人,文学博士,淮海工学院文学院教授。

	安来作比西门庆。
第二回：（西门庆初见潘金莲时对潘盼盼不已）有诗为证：风日清和漫出游，偶从廉下识娇羞。只因临去秋波转，惹起春心不肯休。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写张生初遇莺莺惊于她的艳丽而发出赞叹：“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赚煞】曲第四句）《词话》把张生初遇崔莺莺的心理感受用于西门庆初见潘金莲的首次印象。
第八回：（潘金莲让玳安传送东帖儿给西门庆）妇人笑道：“你这小油嘴！倒是再来的红娘，倒会成合事儿哩。”	用《西厢记》中红娘递筒传情来作比玳安传送东帖。
第十三回：（西门庆与李瓶儿偷期，诗称他俩儿）好似君瑞遇莺娘，犹若宋玉偷神女。	用《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比类西门庆与朋友花子虚之妻李瓶儿的偷情密约私会。
第二十一回：（西门庆与妻妾们掷骰玩骨牌行酒令）月娘道：“既要我行令，照依牌谱上饮酒：一个牌儿名，两个骨牌，合《西厢》一句。”月娘先说个：“……游丝儿抓住茶糜架。”不犯。该西门庆掷，说：“……只听见耳边金鼓连天震。”……该李娇儿，说：“……只做了落红满地胭脂冷。”不遇。次该金莲掷，说道：“……问他个非奸做贼拿。”……轮该李瓶儿掷，说：“那时节隔墙儿险化做望夫山。”不遇。该孙雪娥，说：“好教我两下里做人难。”不遇。落后该玉楼完令，说道：“得多少春风夜月销金帐。”	《西厢记》第三本第三折红娘所唱【驻马听】中第六句：“玉簪抓住茶糜架”；第二本第一折崔莺莺所唱【六么序】中第九句：“耳边厢金鼓连天震”；第二本第二折红娘所唱【耍孩儿】中第一句：“俺那里落红满地胭脂冷”；第三本第三折红娘所唱【得胜令】中第二句：“非奸做贼拿”；第三本第二折红娘所唱【石榴花】中第九句：“隔墙儿险化做了望夫山”；第三本第三折红娘所唱【满庭芳】中第九句：“好着我两下里做人难”；第二本第二折红娘所唱【耍孩儿】中第五句：“俺那里准备看鸳鸯夜月销金帐”。
第二十八回：（陈经济与潘金莲耍闹）（潘金莲）于是向袖中取出一方细撮穗、白绫挑线莺莺烧夜香汗巾儿，……	指称《西厢记》第一本第三折“莺莺烧夜香”的情节。
第三十五回：（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掷骰玩骨牌）（应伯爵）说道：“张生醉倒在西厢，吃了多少酒？……”……谢希大拿过骰儿来说：“多谢红儿扶上床。……”……第三该西门庆掷，说：“留下金钗与表记。……”……（韩道国举起骰儿）说道：“夫人将棒打红娘。……”	化用《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老夫人请宴懒婚张生醉酒、第四本第一折红娘送莺莺与张生私会成欢、第四本第二折老夫人拷打红娘中的情节等。
第三十七回：（王六儿卧房）挂着四扇各样颜色绫缎剪贴的张生遇莺莺、蜂蝶花香的吊屏儿，……	援引《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张生遇莺莺的情节。
第三十七回：（西门庆到韩道国、王六儿家，描写王六儿）若非偷期崔氏女，定然闻瑟卓文君。	用崔莺莺、汉代卓文君来作比王六儿。
第三十七回：（把西门庆与王六儿私合说成是）君瑞追陪崔氏女	把西门庆与王六儿的苟合比类为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
第四十回：王皇亲家一起扮戏的小厮们，来扮《西厢记》的。	《词话》未确指内容，所演应为《西厢记》杂剧。
第四十一回：使小厮拿帖儿，往王皇亲宅内定下戏子。	《词话》未确指内容。第四十回、四十二回写王皇亲家乐扮《西厢记》，此处所定之戏也应是《西厢记》杂剧。
第四十二回：西门庆吩咐西厢房做戏房，管待酒饭……；那日，王皇亲家乐扮的是《西厢记》。	《词话》未确指内容，所演应为《西厢记》杂剧。
第四十六回：伯爵道：“……你但折到他，敢就【八声甘州】‘恹恹瘦损’，难以存活！”	化用《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中【仙吕·八声甘州】唱词的首句：“恹恹瘦损”。
第五十一回：郁大姐数了回“张生游宝塔”，放下琵琶。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村里迓鼓】中有：“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词话》所指属说唱曲艺，化用《西厢记》内容。
第五十八回：当下郑月儿琵琶，齐香儿弹筝，……唱了一套【越调·斗鹌鹑】“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	《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中【越调·斗鹌鹑】唱词的首句，删去了“只着你”三字。
第五十九回：当下郑爱香儿弹筝，爱月儿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来”。	《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油葫芦】的末句：“怎禁他兜的上心来”。《词话》未注曲牌，所唱应为《西厢记》杂剧。
第六十回：（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掷骰行令）（西门庆说道）六口载成一点霞，不论春色见梅花，搂抱红娘亲个嘴，抛闪莺莺独自嗟。	指称《西厢记》中人事，对《西厢记》进行庸俗发挥。
第六十一回：那申二姐……又唱了一套“半万贼兵”。	《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中【中吕·粉蝶儿】的首句。《金瓶梅词话》未注曲牌，所唱应为《西厢记》杂剧。
第六十一回：那申二姐……弹了个“四不应” 【山坡羊】：“……你比莺莺重生而再有，可惜不在那蒲寺东。……”	《词话》指称《西厢记》中莺莺之名。
第六十八回：伯爵道：“……又费事叫了四个女儿唱《西厢记》。”	《词话》未确指内容，所唱应为《西厢记》杂剧。
第六十八回：四个唱《西厢》妓女，都花枝招展，绣带飘飘出来，……	《词话》未确指内容，所唱应为《西厢记》杂剧。
第六十八回：四个妓女才上来唱一折“游艺中原”。	《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中【仙吕·点绛唇】唱词的首句。《词话》未注曲牌，所唱应为《西厢记》杂剧。
第六十八回：妓女上来唱了一套“半万贼兵”。西门庆叫上唱莺莺的韩家女儿，……	《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中【中吕·粉蝶儿】的首句，《词话》未注曲牌，所唱应为《西厢记》杂剧。
第七十一回：（西门庆离家在外孤睡难眠，夜半与小厮王经凑合）正是：不能得与莺莺会，且把红娘去解馋。	指称《西厢记》中人事，对《西厢记》进行庸俗发挥。
第七十四回：小优儿席前唱这套【新水令】“玉骢骄马出皇都”。	《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中【双调·新水令】唱词的首句“玉鞭骄马出皇都”，（《词话》将“鞭”改为了“骢”）。
第七十五回：这郁大姐拿过琵琶来，说道：“等我唱个‘莺莺闹卧房’【山坡羊】儿，与娖娖和大姑娘听罢。”	《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有莺莺“闹简”的情节。《词话》所指属说唱曲艺，化用《西厢记》内容。
第七十八回：（西门庆想偷蓝氏尚未得手，便拿来爵媳妇替代）正是：未曾得遇莺娘面，且把红娘去解馋。	指称《西厢记》中人事，对《西厢记》进行庸俗发挥。
第八十二回：（陈经济与潘金莲私会）陈经济笑道：“早知搂了你，就错搂了红娘，也是没奈何！”	指称《西厢记》中人事，将潘金莲、陈经济苟合比作张生、崔莺莺私合。
第八十二回：（星夜潘金莲等待与陈经济私会）正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莺莺给张生的诗简：“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词话》将潘、陈苟合比作张、崔私合。
第八十三回：（潘金莲与陈经济私情间阻，潘思念陈）茶饭顿减，带围宽褪，恹恹瘦损，……	化用《西厢记》中曲词。《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中【仙吕·八声甘州】唱词的首句：“恹恹瘦损”。

第八十三回：（春梅为潘金莲送东约会陈经济，陈经济问叫门者是谁）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	化用《西厢记》中曲词。《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元和令】第二句：“我是个散相思的五瘟使。”
第八十三回：（陈经济与潘金莲乱伦偷欢被秋菊发现，后吴月娘隐知其事，陈经济见不到潘金莲，便与前来报信的春梅私合）（陈经济）和春梅两个搂抱，按在床上且亲嘴咂舌，不胜欢谑。正是：无缘得会莺莺面，且把红娘去解馋。	指称《西厢记》中人事，对《西厢记》进行庸俗发挥。

从表中可以看出，《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指称既涉及扮演与清唱，也涉及西厢题材的说唱曲艺，既有把《西厢记》中的剧情人物唱词用于掷骰行酒令游戏的情形，也有在日常生活中化用、提及《西厢记》中剧情人物唱词的情形，反映形式真可谓是多种多样。如《词话》第五十一回写道：“郁大姐数了回‘张生游宝塔’，放下琵琶。”《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村里逐鼓】中有：“游了洞房，登了宝塔，将回廊绕遍。”“数”应该是说中带唱以说为主，“数”后“放下琵琶”表明“数”时是以琵琶伴奏，“数来宝”、“莲花落”都不以琵琶伴奏，主要是以竹板按拍，这里的“数”的样式当是另一种说唱曲艺形式。第七十五回又写道：“这郁大姐拿过琵琶来，说道：‘等我唱个“莺莺闹卧房”【山坡羊】儿，与姥姥和大姑娘听罢。’”又是用琵琶伴奏，不过这里郁大姐是以唱为主了，大致应当是写莺莺闹简的内容。从《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指称，我们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西厢记》在当时社会中的广泛影响。

二、《金瓶梅词话》援引、指称的西厢剧曲文字极少数为《南西厢记》，绝大多数为《北西厢记》。

先来看一下《金瓶梅词话》中提到的西厢剧曲演唱资料。《金瓶梅词话》中提及西厢剧曲演唱的地方有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六、五十八、五十九、六十一、六十八、七十四回，其中第六十八回提到4次；此外，第五十一、六十一、七十五回提到西厢说唱内容的演唱。《词话》中提到的西厢剧曲演唱内容，只有第七十四回中提到的【宜春令】等六支曲子未在上表中列出，原因是它们可确认是《南西厢记》而不是《北西厢记》，此回写道：“安郎中唤戏子：‘你们唱个《宜春令》奉酒。’于是贴旦唱道：……”贴旦共唱了【宜春令】等六支曲子，《词话》中有这六支曲子的完整曲词，通过比勘可以发现，此回【宜春令】等六支曲子来源于李日华《南西厢记》第十七出《东阁邀宾》。这是《词话》中叙述南北《西厢记》演唱时唯一将曲词全部列出之处，不过我们能不能因为列出曲词的此处是《南西厢记》就认为未列出西厢剧曲曲词的其他地方也是指《南西厢记》呢？回答是否定的。通过对曲牌、曲词及演唱情境的分析，可以知道小说中其他地方提及的西厢剧曲演唱搬演均为《北西厢记》。

冯沅君先生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演剧描写的启示》里，共列有10个剧目，其中包括《西厢记》，不过冯先生对于《金瓶梅词话》中的《西厢记》是北杂剧还是南传奇（即南戏文）问题表示存疑，他根据七十四回所录《南西厢记》中的六支曲文，倾向于认为《金瓶梅词话》所指《西厢记》不是北杂剧而是南传奇。冯先生说：“谱崔张故事的剧曲，北杂剧与南传奇都有，《金瓶梅词话》作者于此只说扮演《西厢记》，并未录出曲文，我们当然无从断定它是杂剧抑是传奇。不过七十四回清唱的《西厢记》好像是李日华的《南西厢》，也许所扮演的也不是北杂剧。”^①《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回提到西门庆与乔大户家结亲，为了给宴请乔大户家亲眷的宴会助兴，他派人去请王皇亲家的家乐小厮们来唱《西厢记》，孙崇涛先生认为《金瓶梅词话》所写王皇亲家家乐是由苏州“小厮”“戏子”组成的早期昆剧家班，这几回所写的扮演《西厢记》是指李日华《南西厢记》^②，笔者原来也认为这几回所写的戏剧搬演是《南西厢记》，但后来发现并非如此。蔡敦勇先生对《金瓶梅词话》中提及的西厢演剧资料作了严格的考辨，他发现小说中除了第七十四回贴旦所唱【宜春令】等六支曲子源自《南西厢记》外，“《金瓶梅词话》中其余所演唱的《西厢记》内容，则都属于《北西厢》。”^③笔者认为蔡敦勇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金瓶梅词话》中所提及的《西厢记》演唱，绝大多数是指《北西厢记》。

《金瓶梅词话》中提及西厢剧曲演唱的地方，有些注明了曲牌，根据曲牌我们可以看到，《词话》中凡是注明西厢剧曲曲牌者都能确定为《北西厢记》，这些地方有：第五十八回写道：“当下郑月儿琵琶，齐

①冯沅君《古剧说汇》，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85页。

②孙崇涛《南戏〈西厢记〉考》，孙崇涛《南戏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21页。

③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32页。

香儿弹筝，……唱了一套【越调·斗鹌鹑】‘夜去明来，倒有个天长地久’”，此处来自于《北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中【越调·斗鹌鹑】唱词的首句，只是删去了开头“只着你”三个字。第七十四回写道：“小优儿席前唱这套【新水令】‘玉骢骄马出皇都’”，虽然《北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中【双调·新水令】唱词的首句及《南西厢记》第二十六出《衣锦还乡》中【似娘儿】唱词的首句均是“玉鞭骄马出皇都”，但从曲牌及曲词两方面相结合可以看出，此处演唱是《北西厢记》。此外第四十六回应伯爵也提道：“……你但折剗他，敢就【八声甘州】‘恹恹瘦损’，难以存活！”这里虽不是写扮演而是随口化用《西厢记》曲牌曲词，虽然“恹恹瘦损”这句曲词《南西厢记》中也有，但应伯爵所提曲牌恰与《北西厢记》第二本第一折中【仙吕·八声甘州】“恹恹瘦损”相吻合，可见《金瓶梅词话》提及西厢剧曲曲牌处均是《北西厢记》。

《金瓶梅词话》中涉及到西厢剧曲演唱的地方有些未注明曲牌，这时要判断是南戏文还是北杂剧就要联系小说上下文。第五十九回写“当下郑爱香儿弹筝，爱月儿琵琶，唱了一套‘兜的上心来’”，正合《北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油葫芦】的末句：“怎禁他兜的上心来”，虽然《金瓶梅词话》此回未注曲牌，但第五十八回她们所唱注明是《北西厢记》曲牌，所以此处也应该是《北西厢记》。第六十一回写申二姐唱了一套“半万贼兵”，第六十八回分别提到四个女儿唱《西厢记》、四个妓女唱一折“游艺中原”，此回所提均未注明是南戏文还是北杂剧，“半万贼兵”是《北西厢记》第二本第二折中【中吕·粉蝶儿】的首句，同时也是《南西厢记》第十七出《东阁邀宾》中【花心动】唱词的首句，“游艺中原”是《北西厢记》第一本第一折中【仙吕·点绛唇】唱词的首句，同时也是《南西厢记》第二出《金兰判袂》中【满庭芳】唱词的首句。虽然从小说字面难以下断语，但是前后各回中凡是未录曲词而标出曲牌者，均是《北西厢记》，因此这些在相同场合中演唱的未注曲牌的内容也应该是《北西厢记》。

《金瓶梅词话》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回提到的《西厢记》演唱既无曲牌也无曲词，对其南北归属的判断就需要结合明代的戏曲演唱环境了。明代人经历了由喜爱北曲到喜爱南曲的变化过程，李开先记载了时人喜听南曲而一些文人仍爱赏北剧的情形：“康对山每赴席稍后，座间方唱南词，或扮戏文，见其入，即更之。”（李开先《乔龙谿词序》）康海是明代前七子之一，李开先所记应是嘉靖年间的事，从这里可以看出，明代中期唱南曲演南戏已渐成时尚，但是像康海这样的文人还是喜爱北曲。顾起元《客座赘语》也记载了万历前后人们由尚北曲、看院本到喜听南调的转变过程：“南都万历以前，公侯与搢绅及富家，凡有宴会，小集多用散乐，或三四人，或多人，唱大套北曲，……若大席，则用教坊打院本，乃北曲大套者，……后乃变为尽用南唱，……大会则用南戏，其始止二腔，一为弋阳，一为海盐。……后则又有四平，……今又有昆山，……士大夫禀心房之精，靡然从好，见海盐等腔已白日欲睡，至院本北曲，不啻吹篴击缶，甚且厌而唾之矣。”^①（卷九“戏剧”条）《金瓶梅词话》中虽然出现了万历年间的史实，但其反映的主要内容应是万历以前的事，这一时期应是南北《西厢记》并行流传、共演觊觎的时期。王皇亲家家乐虽然是由苏州“小厮”“戏子”组成的戏班，但他们并非一般的民间戏班，他们擅演南曲，但他们同时也会演唱北曲，尤其是在正规场合，他们更是以搬演北剧来显示他们的水平和主人的气派，当时“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不是那么趋随时代，讲究时髦，而更多的则是重视传统老戏，倾向于保守”^②。王皇亲家家乐到西门庆家搬演《西厢记》这件事，《词话》第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回中三次写及，西门庆先派人“使小厮拿帖儿，往王皇亲宅内定下戏子”（第四十一回），后来“西门庆吩咐西厢房做戏房，管待酒饭；堂客到时，吹打迎接。大厅上玳筵齐整，锦茵匝地”（第四十二回），足见这次搬演的正规和隆重。在这样的气势下，王皇亲家家乐扮演了当时人难得听赏到的高水准的《北西厢记》，这次戏曲搬演“是西门庆炫耀自己的好机会，所以他能破例事先定下了王皇亲家演戏的小厮来搬演《北西厢记》。”^③

三、《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化用一方面在艺术把握上极为自然妥贴，另一方面也常常表现出比类不当、淫褻化观照《西厢记》的不足。

①陆粲、顾起元《庚巳编·客座赘语》（谭棣华、陈稼禾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03页。

②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72页。

③蔡敦勇《〈金瓶梅〉剧曲品探》，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73页。

《金瓶梅词话》对《西厢记》的援引、化用有时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词话》中三处写到和《西厢记》有关的掷骰猜牌行令，第一次是第二十一回，写西门庆与妻妾们掷骰玩骨牌行酒令，专门规定必须用《西厢记》中的曲句。从上表可以看出，西门庆及六位妻妾所说的牌令均来自于王实甫《西厢记》，这里不仅显示出作者对《西厢记》曲词的精熟，更主要的是各人所说《西厢记》中的曲词非常贴合各人的身份、个性和经历。西门庆各位妻妾所用曲词都很女性化，唯有西门庆所用的“耳边金鼓连天震”带有刚性之音；吴月娘虽是西门庆的妻子，但却根本管不了西门庆，在西门庆的众多妻妾中她只是一个招牌，她和西门庆的关系很有点“游丝儿抓住茶糜架”那样的味道，有名无实，似联似断；潘金莲所说“问他个非奸做贼拿”，此话用在她自己的身上十分切合，她和西门庆苟合偷奸，武大郎和郓哥前去捉奸，她集“奸”、“贼”于一体，此句特别暗合她的所作所为；李瓶儿未嫁西门庆之前是花子虚的妻子，花家与西门庆家一墙之隔，西门庆时常越墙与她私会，《金瓶梅词话》中提到她和西门庆隔墙酬和，此处她自说“那时节隔墙儿险化做望夫山”，这也正是她等待西门庆越墙前来与她约会时心情的形象表述；孙雪娥是西门庆众多妻妾中最受气的一个，西门庆不把她当回事，潘金莲陷害她，连婢女春梅也不把她放在眼里，“好教我两下里做人难”，正是孙雪娥在明争暗斗的西门庆家族中地位、心境的真实写照。第二次是第三十五回，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掷骰玩骨牌，这里虽然各人酒令所用语言不是《西厢记》中的曲词，但是所述内容都是《西厢记》中的人和事，“张生醉倒在西厢”，关合《西厢记》第二本第四折即“红娘请宴”、“夫人停婚”中张生气愤酒醉的情节；“多谢红儿扶上床”，则是《西厢记》第四本第一折即“月下佳期”的情节，张生莺莺在红娘的帮助下终于欢会，当然《西厢记》中没有红娘扶莺莺上床的描写；“留下金钗与表记”，《西厢记》中没有留金钗、表记的描写，不过利用诗柬传情与此有一定的相合之处，此句应该是化用《西厢记》的情节；“夫人将棒打红娘”，则是《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即“堂前巧辩”“拷红”的情节，其运用颇为切合情境。第三次是第六十回，西门庆与应伯爵等人掷骰行令，这次虽然没有要求必须用《西厢记》曲词或是必须要关涉《西厢记》人事，但是西门庆脱口而出所说的酒令仍然和《西厢记》有关，表现出他对《西厢记》非同寻常的熟悉。

除了掷骰划拳行令外，《金瓶梅词话》中还多处点染化用《西厢记》中的人和事，第八回玳安为潘金莲传送柬帖儿给西门庆，潘金莲就笑称玳安是“再来的红娘，倒会成合事儿哩。”第八十三回春梅为潘金莲送束约会陈经济，陈经济问叫门者是谁，春梅道：“是你前世娘，散相思五瘟使！”化用《西厢记》第三本第一折红娘看望张生的情节和红娘所唱的曲词。总之，《金瓶梅词话》的这种随时随地的化用既不露刻意而为的痕迹，又十分切合小说情境，显示出作者对《西厢记》已经到了烂熟于心的地步。

不过《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虽然对《西厢记》剧情烂熟于心，援引《西厢记》时的小说情境往往和《西厢记》剧作的情境十分切合，但是他却时常有意无意地曲解《西厢记》的思想价值和崔张关系，对《西厢记》的主题和人物形象褒贬性的反映。《西厢记》中张生与崔莺莺之间虽然发生了私合行为，但张崔结合是建立在情感的基础上的，俩人经历了相遇、相知、相互欣赏的情感发展过程，《西厢记》对张崔爱情的描写是洁净美好的，而《金瓶梅词话》的作者却以淫欲的目光来观照《西厢记》，特别是将西门庆、陈经济这样的淫男与潘金莲等欲女间的偷情比作张生与崔莺莺的恋爱相合，尤属比类不当。如第二回，西门庆初见潘金莲时，小说写道：“有诗为证：风日清和漫出游，偶从廉下识娇羞。只因临去秋波转，惹起春心不肯休。”化用《西厢记》中张生初遇莺莺“惊艳”的描述，《西厢记》中张生初见崔莺莺，当莺莺离别时，张生发出“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第一本第一折【赚煞】中第四句）的惊叹，《金瓶梅词话》以此来类比西门庆初见潘金莲，虽然情境相合，但是把纯洁可爱的张生崔莺莺与淫男荡女放到一起比类，实在是对《西厢记》主人公的褒贬。《金瓶梅词话》不止一次地把西门庆与诸女子偷欢比成张生与崔莺莺两情相悦，如第十三回，西门庆与李瓶儿偷期，诗称他俩：“好似君瑞遇莺莺，犹若宋玉偷神女。”第三十七回，西门庆与王六儿通奸，小说写王六儿卧房“挂着四扇各样颜色绫缎剪贴的张生遇莺莺蜂花香的吊屏儿”，把她与西门庆的苟合说成是“君瑞追陪崔氏女”。第八十二回，写潘金莲星夜等待与陈经济私会，小说写道：“正是：待月西厢下，迎风户半开；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用《西厢记》第三本第二折莺莺给张

生的诗筒来作比喻,把追求美好爱情的张生崔莺莺间的关系和通奸乱伦无耻之尤的潘金莲陈经济间的禽兽之举相提并论,这是对《西厢记》主题和人物形象的极大歪曲。这些均表现出作者美丑不分、妍媸不辨,是作者有意无意曲解《西厢记》主旨与张生莺莺形象的思想的流露和反映。当然,作如此比类既有《金瓶梅词话》作者个人主观思想理解上的偏差,也有当时社会上文人、市井阶层对《西厢记》主旨作如是观的客观背景。当时一些卫道文人把《西厢记》指斥为诲淫之作,这种思想对市井阶层也有一定的影响,市民百姓虽然喜欢《西厢记》的故事和人物,但是有时也不自觉地把张生崔莺莺对爱情的追求看成是有违礼教、妇道的不端之行,《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把这些写进了小说中,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西厢记》被不同倾向、不同阶层、不同水准人们的不同接受情况。

此外《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一回写西门庆离家在外孤睡难眠,夜半与小厮王经凑合,第七十八回写西门庆想偷蓝氏尚未得手,便拿来爵媳妇替代,第八十三回写陈经济见不到潘金莲,便与前来报信的春梅私合,三回分别用“不能得与莺莺会(未曾得遇莺娘面,无缘得会莺莺面),且把红娘去解馋”的诗句来形容西门庆、陈经济满足兽欲的淫行,严重地丑化了《西厢记》中红娘的形象,这既是作者“淫者自见其淫”、甚至是“淫者见不淫也为淫”思想的显现,同时也与《南西厢记》的影响有关。《董西厢》中,张生跳墙赴约被莺莺拒绝后对红娘说:“不如咱两个权做妻夫”(卷四),这种降低人物品性的写法在《王西厢》中被摒弃了,但到了李日华《南西厢记》中,这种写法又沉渣泛起。《李西厢》第二十九出《良宵云雨》结尾,张生已经如愿以偿,他却依然对红娘进行猥亵调戏,他和红娘间有这样一段对话:

(贴)张先生,且喜且喜,你如今病医好了么?(生)谢谢红娘姐,我病已去九分了,还有一分未去。(贴)这一分如何不去?(生)这一分还在你身上,红娘姐不弃,一发救了小生这一分如何?(贴)呸!

张生此话虽带有玩笑的意味,但是这种台词无论如何都是有损于人物形象而且会降低剧作的审美品格的。后来陆采《南西厢记》第二十二出《逾垣》中也有相似细节。《金瓶梅词话》中屡次以“且把红娘去解馋”来形容丑恶淫行,虽和李、陆《南西厢记》的影响有关,但小说弃雅取俗,主要还是和作者眼光向恶的观照视角密切关联。针对人们对《金瓶梅》宣淫的指责,清代张竹坡言“凡人谓《金瓶》是淫书者,想必伊只知看其淫处也。”^①(《读法》五十三)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淫者自见其为淫耳”^②,清代文龙虽认为《金瓶梅》是借淫止淫之作。不过《西厢记》所描写的爱情纯洁而美好,剧作本身并没有淫亵之处,《金瓶梅词话》仍能对它作出淫男欲女式的解读,那么我们对小说重淫轻情的叙事特点也就很容易理解了。《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虽有讽世劝戒的创作意图,但小说在具体描写中往往显示出作者理性精神的迷失和眼光的趋俗趋恶,从小说对《西厢记》的援引和化用中我们也可以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The Quoting and Accepting of *Jinpingmei Cihua* from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FU Di-xiu

(School of Humanities,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China, 222005)

Abstract: There are more than thirty contents in more than twenty chapters of *Jinpingmei Cihua* that quoted from the opera name, character name, lyric and plot of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The quoting frequency is high and form is various. Majority of cited contents stem from the drama that is northern tune of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and minority from Li Rihua's works of southern tune. The art of citing is perfect, except improper metaphor and vulgar express. The defect of accepting viewpoint originates from the author's low tastes.

Key words: *Jinpingmei Cihua*; *The Romance of the Western Chamber*; relation; distinguish; evaluate

(责任编辑: 石磊)

①张竹坡《金瓶梅读法》,见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37页。

②张竹坡《第一奇书非淫书论》,见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第423页。